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第三十一回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親情逸趣帖作宜春

話說癡珠二十三靠晚，偕秋痕到愉園送行。見驪駒在門，荷生、采秋依依惜別。兩人愴然，不能久坐，便自告歸。是夕人家祀灶，遠近爆竹之聲，斷續不已。癡珠倚枕思家，憑秋痕怎樣呼觴勸酬，終是悶悶不樂。秋痕因說道：「你前說要作《鴉片歎》樂府，我昨日替你作篇《序》，你瞧用得用不得？」

說著，便向案上檢出一紙，遞給癡珠。癡珠接著，唸道：

「聞諸父老：二十年前，人說鴉片，即嘩然詫異。邇來食者漸多，自南而北，凡有井水之處，求之即得。敗俗傾家，喪身罹法，其弊至於不忍言。而昏昏者習以為常，可為悼歎！尤異者，香閨少婦，繡閣雛姬，或亦間染此習。至青樓中人，則什有人九。遂令粉黛半作骷髏，香花別成臭味。覺岸回頭，懸崖勒馬，非具有夙根，持以定力，不能跳出此魔障也。孽海茫茫，安得十萬恆河沙，為若輩湔腸滌胃耶？作《鴉片歎》。」唸畢，說道：「很講得痛切，筆墨亦簡淨，你何不就作一篇樂府，等我替你改？我是不止說這個，還有幾多時事，通要編成樂府哩。頭一題是《黃霧漫》，第二題是《官兵來》，第三題是《胥吏尊》，第四題是《鈔幣弊》，第五題是《銅錢荒》，第六題是《羊頭爛》，第七題是《鴉片歎》，第八題是《賣女哀》。」

秋痕斟一杯酒，喝一半，留一半，遞給癡珠道：「樂府我沒有做過。」癡珠喝了酒，說道：「你沒有做過樂府，那白香山《新樂府》三十章，你不讀過麼？香山的詩，老嫗能解，所以別的詩不好，樂府最妙。學他那樣做去，便是正體。」

秋痕又斟一杯酒，給癡珠喝一半，將剩的自己喝了，說道：「這個你也和我講過，祇我總不敢輕易下筆。你隨便起兩句，我接下去學學，好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唸你寫。」便隨口唸道：「外洋瘠中土，製作鴉片煙。」秋痕端過筆硯，寫著。

癡珠道：「你五字的做兩句吧。」秋痕故意想了又想，說個不大條暢的句，惹著癡珠笑了。又分喝了幾杯酒，讓癡珠幾箸菜，纔說道：「我做一聯對偶，你看好不好？」就寫起來。癡珠瞧是「媚骨勝鸞膠，流毒如蛇誕」，說道：「這就好，音節也諧。」秋痕擎著酒杯，笑道：「我又不曉得怎樣接了，你提一句吧。」癡珠便道：「如今要轉仄韻纔好呢。」唸道：「愚夫不解身中毒，」秋痕寫著，笑道：「我接句『夜夜吹簫品玉竹』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說個品簫還好。」秋痕道：「我想那神情就像。」癡珠道：「這不是給人笑話？」秋痕道：「我和你講，怕你笑話麼？其實我是這一句，你瞧吧。」

癡珠瞧著，是「短榻燒燈槍裂竹」，便笑說道：「好好的句，卻故意要那般說。以下你自己做去，我替你改。」秋痕剪著燭花，笑說道：「我不，我要和你聯下去。」癡珠道：「我酒也不喝，詩也不能做，躺一會吧。」秋痕不依，癡珠祇得又唸道：「生涯萬事付一槍，」秋痕寫著，接道：「萬事如煙過癮忙。朝過癮，暮過癮，……」

癡珠早向床上躺下。秋痕便站起來，跟到床前，伏在癡珠身上，說道：「怎的？」癡珠道：「你要替我解悶，卻叫我做詩，不更添悶麼？你好好的替我唱那《紫釵記·閨謔》給我聽，我便不問了。」秋痕笑道：「你又來歪纏人家。我和你說，今天是霞飛鳥道，月滿鴻溝，行不得也，哥哥！」

癡珠將手挽住秋痕道：「我不信。」秋痕笑把指頭，向癡珠臉上一抹，道：「差不差？你通不記，今天是祭灶日子麼？」癡珠黯黯道：「我在客邊，我沒灶祭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沒爹役媽，那裏還有個灶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有媽也似沒媽，有灶也似沒灶！」因吟道：

「永痛長病母，五年轉溝壑。

生我不得力，終身兩酸嘶。」

一面吟，一面傷心起來。秋痕慘然，將癡珠的手，掌著自己的嘴，道：「這是我不好，意你傷心。我還唱那兩支《玉交枝》吧。」癡珠淚眼盈盈道：「我這會，曲也不能聽了。」接著高吟道：

「當歌欲一哭，淚下恐莫收。

濁醪有妙理，庶用慰沉浮！」便說道：「我還喝酒吧。」

於是秋痕斟了熱酒，送給癡珠。癡珠又高吟道：

「少年努力縱談笑，看我形容已枯槁。

喜君頗盡新禮樂，萬事終傷不自保！」就將酒喝乾。秋痕珠淚雙垂道：「這樣傷心，何苦呢？龍蟄三冬，鶴心萬里，願君善保千金軀哩！」癡珠微笑一笑，說道：「喚他們收拾睡吧。」晚夕無話。

次日，下了一天雪，癡珠並沒出門。第三日清早，外面傳進一束，說是韓師爺差人送來的。癡珠拆開，見是一張小箋，上寫的是：

采秋歸矣！孤燈獨剪，藥裹自拈，居者之景難堪。沖寒冒雪，單車獨往，行者之情尤可念也。疊《梅花》詩原韻，得春鏡樓本事詩八首，錄請吟壇評閱。知大才如海，必更有以和我。癡珠吾師。荷生白。

秋痕笑道：「詩債又來了。」癡珠唸道：

「斷紅雙臉暈朝霞，乍入天台客興除。

青鳥偶傳書鄭重，朱樓遙指路欹斜。

可能假倚銷愁思，便為飄零借歲華。

自笑無緣賞桃李，獨尋幽徑訪秋花。

似曾相見在前生，玉樣溫柔水樣清；

月下並肩疑是夢，鏡中窺面兩含情。

隨風柳絮迷香國，初日蓮花配艷名；

最是四弦聽不得，樽前偏作斷腸聲！」歎道：「卅六鴛鴦同命鳥，一雙蝴蝶可憐蟲！」又唸道：

「同巢香夢悔遲遲，調恨情懷祇自知。

卿許東風為管領，農家南國慣相思。

針能寄恨絲千縷，格仿簪花筆一枝。

莫把妝梳比濃淡，蘆簾紙閣也應宜。

如墨同雲幕遠村，朔風吹淚對離樽。

雪飛驛路圍鴻爪，柳帶春愁到雁門。

姑射露光凝鬢色，關氏山月想眉痕。

多情不為蠶絲繭，但解價才台感恩。」

瞧著秋痕道：「春蠶作繭將絲縛，我四個人，竟是一塊印板文字！說來覺得可喜，也覺得可憐。」又唸道：

「篋篋朱字有前緣，小別匆匆竟隔年。  
束指玉環應有約，凌波羅襪總疑仙。  
淒其風雪真無賴，況瘁輪蹄劇可憐！  
畢竟天涯同咫尺，一枝春信為君傳。

小院紅闌記舊蹤，便如蓬島隔千重。  
雲移寶扇鳳前立，珠綴華燈月下逢。  
碧玉年光悲逝水，洛妃顏色比春松。」秋痕道：「這『松』字押得恰好！」癡珠點頭，又唸道：  
「久拚結習銷除盡，袖底脂痕染又濃。

孤衾且自耐更殘，錦瑟弦新待對彈。  
塵海知音今日少，情場艷福古來難。  
誰憐絕塞青衫薄？卻念深閨翠袖寒。  
願祝人間歡喜事，團團鏡影好同看。

桃花萬樹柳千枝，春到何曾造物私。  
恰恰新聲鶯對語，翩翩芳訊蝶先知。  
團香製字都成錦，列炬催妝好賦詩。

絮果蘭因齊悟澈，綠陰結子在斯時。」唸畢，又歎道：「天涯多少如花女，頭白溪頭尚浣紗！采秋就算福慧雙修了！」因提筆批道：

「繭絲自理，淚燭雙垂；惜別懷人，情真語摯。然茶熟頭綱，花開指顧。來歲月圓之夜，即高樓鏡合之時。從此綠鬢視草，紅袖添香；眷屬疑仙，文章華國。是鄉極樂，今生合老溫柔；相得甚歡，我輩皆輪艷福。何必紫螺之腸九迴，紅蛛之絲百結也？癡珠謹識。」批畢，隨手作一復函，交來人去了。跛腳端上飯，兩人用過。

正苦岑寂，恰好禿頭送來縣前街十數幅春聯。癡珠因喚禿頭，照樣買了好幾張朱紅箋紙，就在東屋大大小小裁起來。秋痕一邊磨墨，癡珠一邊寫。

一會，將縣前街的春聯寫完了，就寫著秋華堂大門的聯句，是：

別夢梅花繁故國；迎年爆竹動邊城。秋華堂一付長聯是：

七十二候，陸劍南釀酒盈瓶；

三百六句，賈浪仙祭詩成軸。西院門聯是：

自作宜春之帖；請回趕熱之車。西院客廳楹聯是：

結念茫茫，未免青春負我；

為此寂寂，徒令白日笑人。西院書室的聯是：

思親旦暮如年永；作客光陰似指彈。臥室的聯是：

歲聿雲暮；夜如何其。廚房的聯是：

此為春酒；祭及先炊。秋華堂月亮門的聯是：

坡翁守歲；唐祀迎宵。

秋痕道：「你如今替我也寫了吧，卻都要這樣不俗的纔好。」癡珠笑道：「我寫的就怎樣俗，也比你那門首的甚麼『燕語』、『鶯聲』強。」秋痕道：「那是他們鬧的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就憑他們鬧去罷，何苦教我寫？」秋痕道：「你不住在這裏，我也不管。如今倘是不好，人家卻笑著你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替我裝袋水煙，做個筆資吧。」

就取一幅長箋，作個八字的聯云：

領袖群仙，句題蕊榜；

山河生色，頌獻椒花。秋痕道：「不好，出句是個實事，對句我不配。要讓采秋，他有篇《大閱賦》，纔替山河生色哩！」癡珠道：「我要這般持論，就這樣寫出來。所謂揚之可使上天，抑之可使入地。何必是實，也何必不是實？難道將此十六字榜著你的大門，就有人家出來說話麼？」秋痕道：「人家那裏來管許多閑事？祇是我自己問心有愧，便覺得不好。」

秋痕取過一對紙，癡珠道：「這一付給你正屋貼上吧。」秋痕見寫的是：「富可求乎？無我相；人盡夫也，奈若何！」秋痕道：「你怎的寫出這些話來，就是罵那老東西，也怕他們懂得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要不俗，又句句要我說實事。我如今掃盡春聯習氣，實實在在說出十四字來，你又怕了。我將對句四字改個『母也天只』何如？」秋痕道：「也不好，你這一付，祇胡弄局，備個成數吧。」癡珠祇得換一付，寫道：

消來風月呼如願；賣盡癡呆換一年。秋痕道：「似此便好。我房門的聯，你先寫吧。」癡珠道：「你房門我祇八個字：『有如皎日，共抱冬心。』」秋痕道：「好極！寫罷。」

癡珠寫畢，說道：「西屋是這兩句：『繡成古佛春長在；嫁得詩人福不慳。』」秋痕道：「也好，月亮門呢？」癡珠道：「要冠冕些，是八個字：『浴寒枸杞；迎歲梅花。』這裏是你梳妝地方，我有了這兩句：『春風雙影圓窺鏡；良夜三生澈聽鐘。』」秋痕喜歡，一一看癡珠寫了，說道：「廚房還要一付哩。」癡珠道：「也有。」便檢紙寫道：

司命有靈，犬聲不作；

長春無恙，雞骨頻敲。秋痕笑道：「關合得妙！必須如此，他們纔不曉得。」

當下雪霽，癡珠吩咐套車，到了縣前街，然後回寓。復由寓到了大營，拉荷生同到秋心院。秋痕早把春帖子換得裏外耳目一新。荷生一一瞧過，微微而笑。秋痕將那付「富可求乎」一聯，告訴荷生。荷生說道：「尖薄，何苦呢？」

癡珠便留荷生小飲，至二更多天，始叫車送回大營。短景催年，轉瞬就是除夕了。正是：

熱夢茫茫，年華草草；

獨客無聊，文章自好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